

學中
國
語
文
讀
本



用通修自科教

行印局書界世海上

編輯大意

國語文的推行，稍有知識的，都已覺得急不容緩。現在不但小學中感覺要，就是中學學生，像在初級中學的，也感得非用國語不可。然而現在文學界編輯這一類書，已經出版的，卻是很少很少。本書爲供這一類的需要，特取小學後數年，及初級中學可以通用的教材，輯爲是編，定名曰國語文讀本。

本書對於內容方面，專取教材新穎，可以得到新知識的。凡舊有污濁的迂拘的謬誤的種種成見，一概把他打破，給學生以種種平坦寬廣的大路，像對社會對世界，什麼自治互助等緊要覺悟，都直接間接的，與以明示或暗示。目的都是認定要使學生自立，要使學生知道將來重大發展的方向。又對於形式方面，在引得文學的濃深趣味，常人以爲語體文，總不外是

赤裸裸的，直率單調的罷了。不知道從我們文學眼光看起來，那語體文中間，也仍舊是五花八門，有的是以寫實見長的，有的是以表情見長的，有的是以說理見長的，有的是以描景見長的，各有各手法，各有各本領，決不是隨便寫上幾句，就可以算數的。本書對於白話種種文體，大要略備，目的也就在這一點上面。又書中於有趣味的小說遊記一類，搜羅得特別的多，意思也是這樣。

所有採選的作家，都以最近的新人物為主。文用語體，已是容易得多，再加上最近的語體，當然越發容易了。這無非是要使學生以最經濟的時間，得那最大的效率，留着其餘精神，可以修養科學方面的知識，不致瞎消費在死文字上罷了！

書中文字的排列，大要依淺深多寡，均勻相間，不一定拘拘於任何一方

面，因爲這並不是作呆板的教科書用的，是要使人活用的，所以不論學生教員，都可隨便取那一篇講讀，以合於教學活動的原理。

本編遊記文字，採取梁紹文先生的特別的多，因其描景寫實表情各方面，都能作良好模範。又所述南洋對外情形，兼可與學者以甚深的刺激。梁先生定是歡迎這種宣傳的。原文採自青光，青光社也決取解放主義，要人們這麼宣傳的。本局謹代學者諸青年多多感謝。

中學
國語文讀本第一冊目錄

國文之將來(蔡元培).....	一
新生活(胡適).....	六
迷信話(陳在新).....	九
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(李大釗).....	一一
人生目的何在(梁啟超).....	一九
今(李大釗).....	二五
兒時底回憶(因 昱).....	三二
醜童(金嘯梅).....	三三
三堆口沫(愈之).....	三五
從老到死(唐 候).....	三六

故鄉(魯迅).....	三八
杜威先生與中國(胡適).....	五六
切實施行(赤).....	六一
自由(鄭振鐸).....	六七
機器促進大同說(吳敬恆).....	六九
快樂(沈澤民).....	七六
吳虞文錄序(胡適).....	八一
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(李常守).....	八七
十年前的今日(大白).....	九〇
隔膜(葉紹鈞).....	九四
世界上所有災禍的原因(余櫟).....	一〇八

新思潮的意義(胡適).....	一二二
職業教育與新學制(黃炎培).....	一二九
李成虎小傳(玄廬).....	一三八
石子(玄廬).....	一四五
誰顧得誰(芳芷).....	一四八
超人(冰心).....	一五四
暮(俞平伯).....	一六七

中學
國語文讀本 第一冊

國文之將來

蔡元培

今日是貴校毛校長與國文部陳主任代表國文部諸君要我演說，我願意把國文的問題提出來討論。尤願意把高等師範學校應當注意那一種國文的問題提出來討論，所以預擬了「國文之將來」的題目。

國文的問題，最重要的，就是白話與文言的競爭。我想將來白話派一定占優勝的。

白話是用今人的話，來傳達今人的意思，是直接的。文言是用古人的話，來傳達今人的意思，是間接的。間接的傳達，寫的人與讀的人，都要費一番繙譯的工夫，這是何苦來？我們偶然看見幾個留學外國的人，寫給本國人的信，都用外國文，覺得很好笑。要是寫給今人看的，偏用古人的話，不覺得

好笑麼？

從前的人，除了國文，可算是沒有別的功課，從六歲起，到二十歲，讀的寫的，都是古人的話，所以學得很像。現在應學的科學，很多了，要不是把學國文的時間騰出來，怎麼來得及呢？而且從前學國文的人，是少數的，他的境遇，就多費一點時間，還不要緊。現在要全國的人，都能寫能讀，那能叫人人都費這許多時間呢？歐洲十六世紀以前，寫的讀的都是拉丁文，後來學問的內容複雜了，文化的範圍擴張了，沒有許多時間來摹仿古人的話，漸漸兒都用本國文了。他們的中學校，本來用希臘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，後來創設了一種中學，不用希臘文，後來又創設了一種中學，不用拉丁文了。日本維新的初年，出版的書，多用漢文。到近來，幾乎沒有不是言文一致的。可見由間接的，趨向直接的，是無可抵抗的，我們怎麼能抵抗他呢？

有人說：文言比白話有一種長處，就是簡短，可以省寫讀的時間，但總腦子裏繙譯的時間，可以不算麼？

有人說：文言是統一中國的利器，換了白話，就怕各地方用他本地的話，中國就分裂了。但是提倡白話的人，是要大家公用一種普通話，借着寫的白話，來統一各地方的話，並且用讀音統一會所定的注音字母，來幫助他，那裏會分裂呢？要說是靠文言來統一中國，那些大多數不通文書的人，豈不排斥在統一以外麼？

所以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，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，尙是一個問題。照我的觀察，將來應用文，一定全用白話，但美術文，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書。

應用文，不過記載與說明兩種作用，前的是要把所見的自然現象或社

會經歷給別人看，後的是要把所見的真偽善惡美醜的道理與別人討論，都止要明白與確實，不必加新的色彩，所以宜於白話。譬如司馬遷的史記，不是最有名的著作麼？他記唐虞的事，把欽字都改作敬字，克字都改作能字，其餘改的字很多，記古人的事，還要改用今字，難道記今人的事反要用古字麼？又如六朝人喜作駢體文，但是譯佛經的人別創一種近似白話的文體，不過直譯印度文與普通話不同罷了。後來禪宗的語錄，就全用白話。宋儒也是如此，可見記載與說明，應用白話，古人已經見到，將來的人，自然更知道了。

美術文，大約可分爲詩歌、小說、劇本三類。小說從元朝起，多用白話。劇本，元時也有用白話的，現在新流行的白話劇，更不必說了。詩歌，如擊壤集等，古人也用白話，現在有幾個人，能做很好的白話詩，可以料到將來，是統統

可以用白話的，但是美術，有兼重內容的，如圖畫，造象等，也有專重形式的，如音樂，舞蹈，圖畫等。專重形式的美術，在乎支配均齊，節奏調適。舊式的五七言律詩，與駢文，音調鏗鏘，合乎調適的原則，對仗工整，合平均齊的原則，在美術上不能說毫無價值。就是白話文盛行的時候，也許有特別傳習的人，譬如我們現在通行的，是楷書，行書，但是寫八分的，寫小篆的，寫石鼓文，或鐘鼎文的，也未嘗沒有。將來文言的位置，也是這個樣子。

至於高等師範的學生，是預備畢業後，作師範學校與中學校的教習的。中學校的學生，雖然也許讀幾篇美術文，但練習的文，不外記載與說明兩種。師範學校的學生，是小學校教習的預備，小學校當然用白話文。照這麼看起來，高等師範學校的國文，應該把白話文作為主要。至於文言的美術文，應作為隨意科，就不必人人都學了。（選蔡子民言行錄）

新生活

胡適

那樣的生活，可以叫做新生活呢？

我想來想去，只有一句話，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。

你聽了，必定又要問我，有意思的生活，又是什麼樣子的生活呢？

我且先說一兩件實在的事情做個樣子，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。

前天你沒有事做，閑得不耐煩了，你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裏，打了四兩白干，喝完了，又要四兩，再添上四兩，喝得大醉了，同張大哥吵了一回嘴，幾乎打起架來。後來李四哥來把你拉開，你氣忿忿的又要四兩白干，喝得人事不知，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。昨兒早上，你酒醒了，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訴你，你懊悔得很，自己埋怨自己：『昨兒爲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？可不是糊塗麼？』

你趕上張大哥家去，作了許多揖，賠了許多不是，自己怪自己糊塗，請張大哥大量包涵。正說時，李四哥也來了，王三哥也來了。他們三缺一，要你陪他們打牌。你坐下來，打了二十圈牌，輸了一百多吊錢。你回得家來，大嫂子怪汝不該賭博，你懊悔得很，自己怪自己道：「是啊，我爲什麼要陪他們打牌呢？可不是糊塗嗎？」

諸位，想這樣子的生活，叫做糊塗生活，糊塗生活，便是沒有意思的生活。你做完了這種生活，回頭一想，我爲什麼要這樣幹呢？你自己也回不出究竟爲什麼？

諸位，凡是自己說不出『爲什麼這樣做』，都是沒有意思的生活。

反過說來，凡是自己能說得出『爲什麼這樣做』的事，都可以說是有意義的生活。

生活的『爲什麼』就是生活的意思。

人同畜生的分別，就在這個『爲什麼』上。你到萬牲園裏去看那白熊，一天到晚擺來擺去不肯歇，那就是沒有意思的生活。我們做了人，應該不要學那些畜生的生活。畜生的生活只是糊塗，只是糊混，只有不曉得自己爲什麼如此做。一個人做的事應該件件事回得一個『爲什麼』。

我爲什麼要幹這個？爲什麼不幹那個？能回答得出，方才可算是一個人的生活。

我們希望中國人都能做這種有意思的生活。其實這種新生活並不難，只消時時刻刻問自己爲什麼這樣做，爲什麼不這樣做，就是我所說的新生活了。

諸位，千萬不要說『爲什麼』這三個字是很容易的小事。你打今天起，

每做一件事，便問一個爲什麼，爲什麼不把辮子剪了，爲什麼不把大姑娘的小腳放了，爲什麼大嫂子搽臉上那麼多的脂粉，爲什麼出棺材要用那麼多叫化子，爲什麼娶媳婦也要用那麼多叫化子，爲什麼罵人要罵他的爸媽，爲什麼這個，爲什麼那個——你試辦一兩天，你就覺得這三個字的趣味真是無窮無盡，這三個字的功用也無窮無盡。

諸位，我們恭恭敬敬的請你來試試這種新生活。（選新生活）

迷信話

陳在薪

前晚我因事到北火車站去，這時候滬杭夜車剛到上海，我順便就立在鐵柵邊瞧瞧有沒有親戚朋友們到上海，結果親戚朋友們一個都沒有，我的耳鼓裏却聽到一句惹人笑的迷信話：「冰弟！你特地來等我嗎？」『是的』「怪不知道我在火車裏連打了三個噴嚏——三個噴嚏，哈哈！哈哈！」

「這是一個瘦黃臉的着鮮明衣服的男子說的話，他們一頭走一頭說，剎那間已出站門去了。我當時聽了這句話，惹得我哈哈大笑，甚至連鼻涕泡也從鼻中吹了出來，我就用手帕揩了揩鼻涕，又向鐵柵旁的彎背長椅上坐下去。我受了好奇心的驅使，就運用我的腦筋暗暗底想——打了三個噴嚏，難道是冰弟通知他說：我在火車站等你？打噴嚏，難道是無線電話的受音機？這些話儻然出在鄉間沒智識的婦女們口中，似乎可以原諒她們，現在竟出在很漂亮的男子口中，唉！我真不懂！我真不懂！」

從這句話上看來，就可以見到中國人的迷信程度了！同時我又回憶到從前在鄉間讀書時候的貼隣裘嬌嬌的迷信事了，裘嬌嬌的兒子是和我最知己的同窗，他的乳名叫阿固，我天天總要到他家裏去玩一回的，所以他母親的迷信，我完全知曉，現在寫下幾則，供大家一笑：「啊！我耳朵熱